

床,床上的病人都全身插满管子,戴着呼吸机,仿佛没有知觉。尽管各种仪器不停地发出噪音,但李玉华却感觉有一种压得她喘不过气的寂静。

直到看到张保生,李玉华悬着的心才稍稍放下来。张保生没有使用呼吸机,而且意识清醒。“能自己呼吸,应该就是安全的。”后来很长一段时间,李玉华都用这个理由来宽慰自己。

“医生说怎么治?”看到李玉华,张保生就急切地问她。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不舒服,就跟正常人一样,不应该在重症监护室里待着。甚至他还记挂着当天的工作,再三嘱咐李玉华转托给他的同事。

至暗时刻

张保生把肝脏形容为“哑巴器官”——不疼不痒,生了病也不难受。他是重症监护室里唯一一个意识清醒,能动能说话的病人。但是,困在床上,他大部分时间却什么事也做不了。各种冰凉的液体24小时不间断地输入他体内,他甚至连一口饭都不能吃。

最开始的时候,他还能抱着好奇心打量着身处的环境。床上躺着的,都是昏迷不醒的病人,需要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去给他们翻身;护士们每时每刻都很忙碌,一个护士负责三四张床,需要经常巡视、换吊瓶;每个床头前都有大大小小的机器,生出一根根细长的线和管子,一直延伸到床上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,延续着他们的生命。

但是很快,张保生就被无尽的悲观、无助情绪围剿。在这里,时间对他而言就是时间本身,没有任何可填充的东西。没人能和他说话,他唯一说的话就是告诉护士他的吊瓶快打完了。他朝左边翻身,看到的是一个全身插满管子的人;朝右翻身,看到的也是一个奄奄一息、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人。

张保生不想看他们,他闭着眼,却又睡不着。每一天都很长,炽烈的灯光昼夜长明,只有侧过头去看看窗外,才能判断出是白天还是黑夜。

监护仪器发出的“滴滴”声令他烦躁。他原本睡眠就浅,就算睡着,也很快会被监护器的报警声惊醒。有天夜里,报警声响起后,很快一群白大褂围在了他隔壁床,对那个病人进行抢救。张保生也不知道抢救持续了多长时间,后来他听到有人说“不行了”。然后,医护人员陆续离开。

他朝隔壁病床看了一眼,那个人的呼吸面罩已经被摘下,全身的管子也被撤了。这次他终于看清楚,是名女性老人。很快,那人被推走了。

从重症监护室离开的病人有两种,一种是病情好转,转去了普通病房;一种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,被推去了太平间。张保生害怕了,他盼着赶紧出去,以第一种方式。

往后几天,每到探视时间,张保生都会催问李玉华:能不能找找哪个大夫?能不能赶紧出去?

他也怀疑过,自己是不是得了肝癌。他问大夫,大夫说不是。张保生没再怀疑,便开始关心何时能够出去。为了安抚他焦虑的情绪,医护人员总是告诉他“快了,可能明天吧”。

“成天明天吧明天吧,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?”终于有一天,张保生发火了。李玉华前来探视时,张保生非常生气地告诉她,“不治了,我要出去。吃饭捞不着吃,这样下去我就垮了,就不行了。”

李玉华心里猜测,除了绝望无助,张保生也心疼一天一万多块钱。她安慰着他,病了就要面对,医学很发达,我们也有医保。

但无论是医院还是李玉华,都不敢让张保生离开ICU,因为凶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临了。

有天夜里,张保生躺在床上,突然又吐血了。他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喊“不行了,快抢救”,然后就失去了知觉。四五个钟头后,他醒过来,得知自己失血接近4000cc,抢救了一个晚上。但是,对他而言,“就像睡了一觉,醒来后,又什么都好了”。

寸步不离

重症监护室外,李玉华每天备受煎熬。她从家里搬了张行军床放在重症监护室外的家属等候区,除了隔几天回家换洗衣服、拿生活必需品,她寸步不离医院。就是回趟家,步行一刻钟的路程她也要打个车,尽量把离开医院的时间缩短在半个小时左右。

不放心丈夫在里面的情况,她想尽各种办法去了解。她偷偷地给ICU的保洁员塞烟,跟人家搞好关系,让对方进去的时候可以帮忙捎个话。时间长了,同在外面等候的其他病人家属经常会问她,怎么无论白天还是晚上,都是她一个人陪在医院。“谁在这里我也不放心,里面是我丈夫。”李玉华说。



在ICU里,时间对张保生而言就是时间本身,没有任何可填充的东西。没人能和他说话,他唯一说的话就是告诉护士他的吊瓶快打完了。

他朝左边翻身,看到的是一个全身插满管子的人;朝右翻身,看到的也是一个奄奄一息、随时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人。

张保生不想看他们,他闭着眼,却又睡不着……



来医院探望的亲人同事很多,他们看不到张保生,只能安慰一下李玉华。每次李玉华都忍不住地哭,天天流泪,流的泪比前半辈子加起来都多。

但是,一到探视时间,李玉华的泪一下子就没了。她总是会本能地调节到最好的状态,故作轻松地安慰、照顾张保生。“真是怪了,一见到他就变得特别坚强,可能就想给他个依靠。”后来回忆起来,李玉华也觉得不可思议。

其他家属有的进去探望的时候会哭、抹眼泪,李玉华说自己根本顾不上这些。这个以分钟计算的探视时间太宝贵了,她要给丈夫擦洗、刮刮胡子,安抚他的情绪,讲讲外面的事,给他看看小外孙女的视频……

李玉华每天都给自己打气,她敢去想象的最坏的结果,就是张保生瘫痪在床上。她对女儿说,“就算砸锅卖铁,也要给他治,就算永远躺在床上,你也有个爸爸叫。”

死神随时在ICU门口打转。一个同样在外等候了好几天的年轻女性,等来的却是母亲离世的消息。她放声大哭起来,被护士提醒“不要哭了,吵着其他病人”。李玉华也难过地掉泪,忍不住说了句,“怎么能不哭,她的妈妈没了……”

在ICU住了19天后,张保生终于转到了普通病房。这一天,他的心情特别好,想吃点东西。结果,又吐血了。他再次住进了ICU。

人抢救过来了,但是没有条件实施进一步的治疗,医院建议转院。托人辗转联系,两天后,张保生被转入了青岛另一家权威医院的ICU。幸运的是,接手的主治医生是这方面的专家,张保生觉得心里有点盼头了。很快,医院为他做了胃镜。

那天,李玉华趴在门缝上往里看,除了操作的医生,张保生身边围满了观摩的医生。后来她听说,张保生的病情是属于非常严重的,由于肝硬化出现门脉高压,导致胃底静脉曲张,有的血管就像气球一样,被撑得没有了弹性,薄薄的一碰就破。“搁在十年前,根本活不了。”

好好活着

医院为张保生实施了胃底血管套扎手术。整个过程不打麻药,张保生说挺疼的,但是仿佛有了希望,那种疼自己也能承受得了。

因为血管依然有破裂大出血的可能,张保生还要在ICU里继续待着。但是第三次住进ICU,他觉得心态有些不同了,“看待生死已经有些淡了”。

同病房的床位,还是有人来来去去。看护士闲着的时候,他会问问护士,这个人什么情况,那个人又是什么病。有的人已经在那里躺了好几个月,根本治不好。张保生心想,这样活着也是遭罪,活着就一定要有质量地活着。他想赶紧好起来,想看着小外孙女长大。

为了让张保生打发时间,李玉华跟护士软磨硬泡,给张保生送进去了下载好了电视剧的iPad和四本烹饪、旅行的书。靠着电视剧和书,张保生努力把自己隔离在那个充满凶险的空间之外。

他年轻时就喜欢烹饪,喜欢研究做美食。病房里在抢救着病人,他也强迫着自己去看书,看如何煲汤,用对生活的向往来对抗着死神的猖狂。

一开始护士都惊讶,“你在这里还看这个书”。张保生就开玩笑说,“等我出去了给你们做饭吃。”后来,护士也会跟他聊聊天,这个菜怎么搭配,那个菜怎么做好吃。

李玉华的心情却一刻也没有放松过。转院后的医院,没了供家属休息的地方。李玉华就在医院后面的小旅馆租了个房间,一天50元。除了回去睡觉,其余时间,她还是泡到医院里。

这家医院的ICU管理十分严格,每天的探视时间也只有15分钟。

在这家医院住了17天院后,张保生出院回家。但在家里仅仅过了3个晚上,他再次住进了另一家医院。“在家太害怕了,身体里那个‘炸弹’还在,晚上根本不敢睡觉。”李玉华形容自己犹如惊弓之鸟。

那个“炸弹”又炸了,在医院住院一周后。肝硬化门脉高压的临床表现之一就是脾大,医院为张保生做了脾栓塞手术。四天后的下午,张保生吃了点东西,又毫无征兆地吐血了,失血500cc。

这一次,张保生和李玉华是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入住ICU的建议。一是觉得有了应对的经验,二是他们两人都怕了,再也不想重复从前的日子。好在有惊无险,张保生又一次脱险。后来,他出院后又先后在两家医院住了20天,并再一次做了套扎手术。

2016年9月21日,张保生终于出院回家。路上,他一言不发地望着车窗外:几个年轻人边走边说笑着,一名老人拖着购物车慢悠悠地走向公交站,骑着车的外卖骑手匆匆而过……

活着真好,他想。